

亞歐舊遊新感 (一)

吳嵩慶

我這次旅行主要目的之一，即為參加世界傳道研討會，有關會議經過，容再另文詳述，再一個任務是訪問法語國家，即法、比、瑞三國。我國民團團體組設有留法比瑞同學會及中法比瑞文化經濟協會。六十九年兩會召開大會改選職員，前者選鄭彥秦先生任理事長。後者推本人任理事長。兩會理監事開會時，知道本人有亞歐之行，囑我組織一訪問團，去訪問三國的相對團體，以加強國民外交。這是一件值得努力之事，自然義不容辭。我於六十九年六月十二日出國，約定七月八日與這一訪問團在倫敦集合，不料屆時因組團負責人曹君患病，把訪問團臨時取消，委由已在倫敦的董、魏二君與本人三位，來執行任務，我們三人別無選擇，也只有勉為其難，茲特將匆促旅程簡述于次：

法國之行簽證困擾

法國是我的舊遊地，半世紀前曾在此消磨三年的歲月。如果是我個人行動，自必在此多作盤桓，但此次預定是團體行動，每國不逗留太久，規定只停留三天。同時臨行又發生一難題，同行董、魏二君還沒有辦妥簽證，台北旅行社來電，囑搭乘法航飛機，可不需要簽證。于是持電至倫

敦機場向法航交涉，法航辦事人員查了半天法規，認為可以在法停留三天，寫了一封信，囑到巴黎時交給法航來員代為處理。飛機到達法國後，果已有法航人員來接，陪同往入境檢查處交涉。過去我曾有一經驗，一九七〇年來巴黎時，同行陳君未辦妥簽證，下機後交涉，只准停留三天。那時開會參觀需要一個星期，次日託某神父向警察局補簽延長一星期，一分鐘就辦妥。此次我以為情況應已改善，只要停留三天，應無問題，不料當時移民處輪值的是一位老太婆，一看護照沒有簽證，氣呼呼的不容分說，揚言明天必須離境。我用久忘生硬的法語與之解說，她連連搖頭說：「你已簽證，當然可以入境，但是他們，指指我的朋友，為什麼沒有簽證？我到你們國家去，如沒有簽證，你能讓我進去麼？」于是在電腦上打了半天，將飛機票改為次日中午須離境往第二站日內瓦。總算還是客氣，准在巴黎過了一夜。事後檢討此事，其過第一在旅行社，第二在法航（原售票者）。最為妥善的還是事先辦妥簽證，免除一切臨時麻煩，方為上策。

投桃報李十年往事

這次赴法訪問對象，為法國北部中法友好協

會巴斯德先生 (Mr. Pasteur) 我和他已有十年以上的友誼，訂交的經過，有一段有趣的歷史。一九六九年（民五十八年）法國巴黎大學教授們組團來華訪問，那時我尚在南部服務，在高雄看到早報消息，知道該團將於下午三時到達，我心血來潮，何不約同南部留法同學，去擔任義務招待，也可算是國民外交。經電話商定，大家很高興，按時至車站集合六、七人，為法國來賓服務，同提行李，同乘車至旅館，代辦登記手續，該團本已隨有台北各機關服務同志多人，現又多了幾位講法語的，自為來賓所歡迎。我們隨同去參觀高雄工專，唐校長預備了很多節目，但是因為在暑假期間，沒有學生，只有教室。我的同學們私下向來賓建議：我們同學吳將軍有一大鋼鐵工廠，要比這裏好看得多了，於是來賓要求，從工專到唐榮新廠去參觀。巴大教授們平時沒有機會參觀鋼鐵廠，看了唐榮小廠，反覺興趣盎然，遲遲不願離去，到達餐館時，晚餐已遲了一小時餘。飢者易為食，大家叨擾了唐校長招待的盛宴，巴黎客人都能喝酒，對我國陳年紹興大加欣賞，于是彼此連連乾杯，盡歡盡興！

次日，我接到隨團南下的外交部朋友電話說

(二) 亞歐舊遊新感

：法國來賓覺得高雄很好玩，不願離去，準備的行程不得不改變，問我願不願意作東請他們吃晚飯？我說：好的，請他們在澄清湖吃野餐（最便宜）。我投其所好，預備大批啤酒，邀集留法同學多位作陪，另請一位鋼鐵同業玩小提琴，奏名曲，娛佳賓，贏得不少掌聲。飯後坐船到富國島，月光照耀，情調柔美。巴黎朋友一曲又一曲唱起情歌，我鼓勵隨行青年朋友說：現在是唱歌競賽，他們唱一首，我們也必須隨着唱一首，千萬不可落伍。于是此唱彼和，情緒愈來愈熱烈，幾無片刻停留，笑聲喊聲亦隨之不絕……夜深了，我說：大家應該已到睡眠時間了，讓我們唱「馬賽曲」（法國國歌）作一結束，于是在莊嚴宏亮的歌聲中相偕離湖歸去，就因這麼簡單的招待，種下這一訪問團對我國深厚的友誼。次年我適有巴黎之行，該團同仁請我在拉丁區一古色古香的餐館，吃了一頓巴黎名菜，訴說當時澄清湖之遊仍覺餘味無窮。博爾教授告訴我：我們旅行團每年夏季須訪問幾個國家，並不是單單來到貴國，老實說，一切都有比較，貴國深厚友誼，實乃比較中得來，並不是一句普通恭維語，這也是實話。該團其中一位就是巴斯德先生，他後來在法國北部利爾，組設中法友好協會，為中華民國宣傳，確為我國一友人，這次我要訪問的就是他。

陰差陽錯趕來相晤

我事先曾接巴斯德君正式來信邀請，並約定屆時來機場迎接，但到時他並未前來。次日下午他們伉儷特來旅館相訪，始知他太太的叔父昨天

去世，參加喪禮後趕來巴黎相見，而明日又已約他們的兄弟姊妹作每年一次的家庭聚會，不能陪往北部利爾他們辦公室，所以只能今天在巴黎作半天的盤桓。我們曾在聖母院流連多時，步行至拉丁區訪巴黎大學，也訪我會經住過在偉人館旁的一旅館，現則建築外形依舊，但內容已改為辦公樓。當年每晨吃早餐的咖啡館，迄無絲毫變更。行行重行行，少年時代的遊踪，此次重新複印一遍，半世蹉跎塵與月，真不勝其感慨。最後到蒙巴納司的「巴黎之天」，位於五十六層樓上，這是巴黎的新建築，與鐵塔遙遙相對，享受了一頓盛宴，仍承賢伉儷送回旅館，互贈一些禮品，殷殷訂後會之期，依依別去。

巴黎獨居，原訂次日的節目既已取消，自須另作打算，我決定利用此一天光陰，完成三項任務：第一、把巴黎的古蹟重新走訪一遍。這很容易，只要參加旅遊團，手持指南可按圖索驥。第二、在塞納河上下游重新遊玩一次，溫習兩岸名勝。這也容易，只要參加另一旅遊團，即可如願。第三、很想至巴黎最著名的歌劇院Opera去欣賞名劇。託朋友買票，回答須二三個月前預定。不得已自行摸索，居然從一旅行社買到一張票。在劇台旁最近的一包廂，坐在最舒適的座位，聽最清晰的歌聲，看最清楚的表演。五十年前留學時曾經來過一次，那時至歌劇院聽戲，須穿禮服，惟星期四例外，故學生們沒有禮服的，總是買星期四最便宜的票位。今天舉頭觀看滿場滿座的五層樓豪華劇場，回想當年坐在最高最遠的座位，大有天淵之別。今天劇本是莫札特(Mozart)

名劇「費加洛的婚禮」(Le Nozze Di Figaro) 能得此數小時的藝術享受，真覺此行不虛。

五十年前三代友誼

此外，尚有一句話須說明，巴黎中國朋友殷勤的接待，中法友好協會會長熱情的陪伴，自當衷心銘感，但另有幾位老朋友必須一提。一九二八年我和曾君省之同在里昂附近的維也納小鎮，進入龐賽中學的附屬小學學習法文。有一天里昂中法大學的鍾君來看我們，我們託他聘請一位私人教師，加工補習法文。在路上正談論時，遇見一位老太太，隨便聊天，得知她是小學教員，願意利用晚間餘暇，為我們補習法文，每小時取費十法郎，她就是我法文老師鮑西太太(Madame Bossy)。曾君不久赴巴黎入學，我則獨自仍留小鎮補習。鮑西太太非常慈善，把我視同子侄，常至她半山上小洋房內吃飯讀書。她的小孫子路路，那時六歲，伴我同玩。半年後，我也赴巴黎入學，鮑西太太把她在巴黎的女兒女婿班納多先生及夫人介紹給我。當年在巴黎遷居無定，國內來信都請班先生收轉。班先生為一藝術家，曾得羅馬彫刻美術第一獎。我回國後繼續與他們通訊。抗戰時音訊中斷，勝利復員後，設法恢復通訊，方知我的老師鮑西太太已不在人間，不久班先生也去世了，但與班太太及路路仍通音訊。一九七〇年我至巴黎時，曾赴郊外一藝術家退休院去訪問班太太。當年風姿綽約的少婦，那時已是曾祖母了。一九七二年再過巴黎，事先與路路約定，赴里昂去拜訪他。在飛機上，腦海中還在想六歲時路路的模樣。下機後，我認得出路路

幼稚的面龐，他居然也認識我（我曾寄給他照片）。互相擁抱，有無限親熱，他為我介紹同來的兒子，已有十九歲，真奇妙！在我記憶中六歲的路路，忽然有了成年的兒子了！那天晚上我和同行侯貞雄兄同至路路家裏晚餐，吃他母親特別為我們手烹名菜「維多利亞牛肉」（須準備二、三天）。他母親及妻子不飲酒，我們三人共消耗了七瓶白酒紅酒及最後一瓶香檳酒，猗歎盛哉！

這次我到巴黎，路路全家適在南部渡假，第二天晚間他特別從尼斯打了一個長途電話，表示歡迎問好與不能前來巴黎相晤的歉意，我聽到他的聲音也足安慰友思了。至于班太太則適住在巴黎朋友家裏，第一天特偕我赴機場，為我的兩位朋友交涉簽證，事雖未成，盛意可感，臨別我特冒雨到她寓所去辭行，總算對半世紀的老友，表達從地球另一面來的友情于萬一！

瑞士的孫逸仙中心

從觀光立場，瑞士可算是我所最熟識的地方，因為我曾多次代表資方參加國際勞工局會議，會期常長至一月，而日內瓦華僑朋友特別熱情，招待無微不至。尤其是朱家讓先生伉儷（朱太太為國大代表）及其哲嗣英錫（其太太為民生報社長王效蘭）全家非常好客，無異為國勞局對我國代表的總招待，所以，赴會代表由于友人妥善的指導，今年去這裏名勝，明年去那裏古蹟，遊踪所至幾已遍及全國。日內瓦是在西南角，環湖風光早已收攬。往北到商業中心柔裏克，所有雙湖、少年峯、冰宮諸名勝，以及貝納、洛桑各名城，都已一一到過。向東經高特山隘至東南角羅克諾

、盧格諾等湖山名勝，也曾留雪泥鴻爪。如今舊地重遊，自有無限的喜樂。

這次到瑞士訪問的對象，為孫逸仙中心。該中心為瑞士友人所組織，代表中瑞友好關係，該中心現在也代辦來華的簽證。其主持人白蒙先生為王社長的好友，我一到日內瓦旅館，即與該中心副主任邱君聯繫，說明只能有次日一天的時間，留在瑞士，恐不能到洛桑（中心所在地）拜訪，擬邀請白蒙先生至日內瓦大華飯店敘餐。承他們都遠道駕臨，同時還請了一位魏牧師參加，他是多年在河南傳道，能講一口道地河南土話。這一餐飯吃得大家滿意，不特菜極可口，而且中國名酒紹興、高粱，全部出籠。最後拍了許多照片，也贈送幾許禮物，我們告辭先回宿處，聞主客好酒，由朱君繼續陪同喝至午夜，他花的錢比我還多，真是盛情心領！

羅馬義中友好協會

在這次旅行中，特別覺得興奮的是義大利之行，因為就在我們到達羅馬的次日，「義中友好協會」舉行成立大會，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國民外交大事。

我們與義大利現在沒有邦交，不過在教廷仍有我們的大使，也是我們在歐洲的唯一正式大使館。現任大使為外交耆宿周書楷先生。周先生的穩健精幹，為大家所深悉，用不着介紹。他在歐洲各國沒有邦交的環境中，設法來推進國民外交，實具有一番苦心，此次義中友好協會的成立，何莫非周大使幕後策劃促成的。會長是一位退休

的國會議長，委員會的委員多為現任國會議員或名律師等，陣容非常堅強，我們能得到這一批同情友好，實在不簡單。

我們是七月十五日到達羅馬的，承周大使已為我們訪問團安排周到的日程。當天晚上餐會為我們介紹一批義大利友好，第二天早餐，又為我們介紹另一批友好，是日下午四時，正式訪問友好協會的辦公處，我國的國旗、總統玉照，每室都有懸掛，看到真有無限興奮。是日下午六時，義中友好協會正式舉行成立典禮，教廷也派了一位樞機主教 Ombi 前來出席。會場可容納二百人，當時已滿座，中義友人都面呈笑容，上面一排委員席面前佈置中義兩面大國旗。典禮中，有會長、副會長及主要幾位委員致辭。我也以中華民國代表團長的資格，被邀致辭，強調中義兩國人民友好的歷史性，與兩國目前貿易的逐年成長數字，相信這友好關係必能因友好協會成立而長足進步，同時呼籲義大利朋友能組織友好訪問團來華訪問，我們也當組織同樣團體前往觀光。我知道在這一場合，我如講英文未必講得好，在座的大多數人未必能聽得清楚，故決定用中文講，請一位鄧神父做翻譯。事先將講稿請他詳細看過，鄧神父的義語與義大利人無異，所以他講的比我講的還要好，贏得不少掌聲。典禮後有酒會，酒會後有台灣現況的錄音幻燈片報告，加上客人戀戀不捨，散會時已將九時。當晚友好協會作東邀請不少來賓敘餐，周大使是被請主客，我們三人也在被邀之列。在一平台上長條餐桌，至少有三四十人，杯盤交錯，大家興高采烈。尤其一位軍官

與我們特別親熱，我不能舉杯相陪，但他不知已乾了多少杯了！散席時已逾午夜，結束二天來與新友相聚首，重訂再會之約！

當年義國軍事顧問

在這二天聚會中，有一件值得一提的。我國輔導會每年舉行輔導會議時，常邀請各國友好退役軍官來華參加典禮。義大利也有退休軍官協會的組織，所以，每年也常有代表被邀參加。我會遇到去年來華的烏義亞將軍，今年來華的隆迪西將軍。中義兩國過去曾有一段極友好的史實，民國廿三年義國政府（那時墨索里尼執政），對我蔣委員長表示特別好感，特選派一航空顧問團來華服務。我奉令從軍委會機要室調至航空委員會工作，擔任該團羅第總顧問的翻譯。羅第法文不會，英文尚係初學，略通幾句，而我不懂義文，羅第認為沒有關係，只要我為委員長所派來就夠了。猶憶寬橋航空學校第四期畢業典禮時，委員長訓話後，邀請羅第總顧問向一千餘師生家長來賓致辭，我第一次在公開場所擔任翻譯，事先羅第也沒有告訴我講的內容，臨陣未免膽怯。不料羅第講得真棒，他粗枝大葉的說：我英文不好，我講難，你們聽也難，我只講二個字，請你們特別記牢：第一、精神；第二、紀律。他這幾句簡單的話，當然不難翻譯，贏得全場掌聲，委員長也含笑鼓掌。我隨義大利顧問團工作，還享到一次特權，我那時名義為秘書，隨總顧問工作，當時義大利小顧問有幾十人，我想請一顧問教我飛行，奉委員長允准，經體檢合格後，由總顧問指定

馬丁少校為我教練，第一次帶我到空中作特技飛行，見我尚可支持，答應繼續教練，約定每天下午四時習飛，但每次總是教官打電話來催，我說：事忙不來了，就自動放假。這樣學習自然事倍功半，後因多次出差，竟至無形中斷，以致雖有十幾小時的飛行紀錄，也能自飛起落，但教官始終在座相伴，不能算為「放單」(Solo)耳。去年來華今年又在羅馬遇見的烏義亞將軍，就是當年顧問團的一員，已由上尉晉升上將而且已退役，據他告訴我，他是當年顧問團中碩果僅存的一員。當年第一任總顧問羅第將軍，早已在阿比西尼亞戰役中陣亡。第二任總顧問思加羅尼將軍，也已於數年前謝世。其餘小顧問都已先後去世。在我國空軍中，對上述顧問團歷史尚能憶及的，恐也已不多了。歲月催人老，不禁感慨系之。

留羅馬又次日，正打算出遊時，周大使來電話，謂方才收到國內電報，內人有病，催我提前返國。我當然沒有選擇，當天下午搭直達曼谷的星航返國，取消奧、德、荷、比、西五國之行。其中比國劉盡章大使已為我安排二天滿滿的日程。本可完成訪比的任務，也不得不併放棄，隨帶禮品只有請董、魏二君代送，責任未盡，未免悵悵。差幸內人病體漸痊，此時已佔勿藥。我的早歸，多少給她一些安慰，塞翁失馬，實在是福耳。

錫蘭舊友台灣之行

除了上述兩處會議，幾國訪問之外，尚有二處順途暫停，也值得一記。
我這次旅行，從泰國至英國，中間尚有三天

空隙，如能在中途站哥倫坡訪友休息，應該是非常理想！我為什麼選擇哥倫坡而不是他處，也有一段因緣。去年初突然接到從斯里蘭格來的一封信，信封上的地址還是幾年前唐榮公司的舊址，郵局輾轉投遞，一月餘方寄達我手。拆閱之下，方知是十餘年前在日內瓦國際勞工局開會時所訂交的舊友。國勞局會議有三頭馬車的代表，即每一國家有政府、雇主、勞工三方面的代表，陣容非常鮮明。我被推為我國雇主代表，各國雇主代表間設有一雇主會議，事先將議案先行討論，投票時一致表決，毫無例外，所以雇主代表之間，無形中增加一層休戚相關的友誼。我這位斯里蘭格朋友馬拉烈君在國內很有地位，歷年代表斯國雇主出席，我也多次被派前往，多年相聚，遂成熱友。此外還有一段插曲，有一年雇主代表的亞洲小組，改選小組長，我聲明無意競選，但我這位朋友，年紀比我輕，富有領袖慾，特別來拉我的票，我投了他的票，使我們的關係拉近，成為莫逆。但我後來辭謝擔任代表，不再前往日內瓦，自我國脫離聯合國後，更不再派代表參加國勞會議。與當年雇主舊友，別離十餘年，今日接到華翰遙頌，心中自有無限快慰。馬君來信想來寶島訪問，探索通商機緣，更引起我的興趣。原來斯里蘭格 (Sri Lanka) 原名錫蘭，據說最初建國在主前四八三年（周敬王三十七年），一四〇八年（明成祖永樂六年）曾受中國侵略三十年。一五〇五年葡人首次來訪，那時錫蘭分成七國，一六〇二年荷蘭船首次來航，葡、荷兩國各統治了百餘年，一八〇二年起，始成為大英帝國殖民地

。一九四八年錫蘭成爲大英聯合王國的自治領土，一九七二年完全脫離英國統治而獨立，國號斯里蘭格民主國。始由左派掌權，與大陸中共訂交，嗣改由自由派當政，對我態度好轉。馬君來台訪問的目的，自然想捷足先登，獲得台灣的市場。我對這位多年未見的老友，自然表示衷心歡迎。他是去年三月間來台，我曾爲他介紹了很多公老朋友，舉行過多次宴會，他自然感到非常滿意，此後也會派了他的大兒子，和公司的總經理先後來過台灣多次，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誼。馬君曾多次邀請我到那裏去玩，我總是抽不出時間，這次我順道往訪，他自然表示衷心的歡迎。

古老植物園大榕樹

斯國入境手續非常簡單，檢查人員也很客氣，我這次旅行經過八個國家，大體都是如此，予旅客有好印象，值得我們效法。馬君和他來過台灣的大兒子與總經理，開了二部車子來接。安置我在一新建的 Hotel Lanka Oberoi，一切順利，身心愉快，帶來一夜酣足的睡眠。

斯里蘭格爲印度洋上一大島，上尖下寬，南北長二七二英里，東西最寬一四〇英里，面積爲二萬五千餘平方英里（略少于二個台灣）。與印度南端相隔三十英里的爲派克海峽（Palk Strait），全島分爲九個省（北方省、北中省、北西省、西方省、中間省、東方省、南方省、沙白格墨活省及烏佛省），最繁榮的哥倫坡市位于西方省。

我這次路過斯國，得到充分的休息，應該感謝地主馬君之賜。到達後一夜安眠，次晨精神特

佳，依照主人所指示，穿著夏季便服，與他同坐冷氣汽車赴中部（中間省）堪第市（Kandy）觀光，沿途參觀一所大學，一所幼象園。午間到達皇家植物園，斯國有植物園三所，以此爲最著。首建于十四世紀，其以皇家爲名者，因原爲某皇后遊樂之所，現仍有若干遺跡。我特別喜歡其大榕樹，其樹幹垂下來又成爲根。五十二年前赴法路過時，曾在此初次看到這樣榕樹，留有深刻印象。此次重遊，首先詢問賢主人有無此樹？他說有，在此園中看到幾株，其中一株特別大，雖沒有澎湖一棵枝根之多（約四十根），但比我們的大。我特別攝影留念。午餐後返回休息。次日主人又陪我南下，首先至他的漂亮別墅小坐，次到海濱一浴場，與大自然相接觸。我在泰國買了一件泳衣未穿，至此派上用場。海浴、日浴、午餐、休息，把旅途勞頓一掃而空。那天是斯國宗教紀念日，歸途還看到如我們拜拜的行列。

晚間主人正式宴客，請了很多位在政府各部門工作的高級職員，談得很投機。可惜我已戒酒。不能舉杯相敬，又可借須提早赴機場搭機，不得不與主客揮別，互訂再會之約。

利物浦與英國國會

這次在英國參加會議之外，還去了一次利物浦。我有一位世姪王君，原在那裏大學研究鋼鐵，後來從事于華僑服務工作。利物浦有華裔約一萬人，自英國與中共建交後，部份華人思想左傾，王君是拿中華民國護照，他的服務精神與超然立場，引起官方人士的尊敬。王君現被當地政府

聘爲華人事務顧問，有一辦公室及同事四位。英國前任工黨與現任保守黨首相，分別予以財務支援，共二十五萬鎊，約美金六十萬元，來新建一所「華人文娛中心」內有一切康樂設備，供我華僑活動之用。我曾到現場視察，現已做好地基，開始建造初層，預定一九八一年三月可以完工。我想這是國民外交大好機會，王君說：他需要一條龍或一大龍頭，裝飾在此屋頂上，我們應該可以捐助，並且也可捐助一些電視機、電唱機電冰箱等傢具，來爭取當地華僑的歡心。

在那裏的時候，王君介紹他的一位朋友，工黨議員鄧雅各先生，曾任工黨內閣愛爾蘭事務大臣。約定次日下午至國會下議院旁聽。英國國會始于一五四七年，當時，利用司提反教堂會所，至一八三四年遭回祿。新會場建于一八五二年，二次大戰時被德國炸毀。戰後新會場係原地重建，啓用于一九五〇年，除少數更改外，其餘均仍沿舊制。英國共有下議員六百三十五位，而下院座位僅有四百三十七個，爲什麼沒有足夠座位？其理由爲下院辯論，許多並非要事，用不着整天坐在場內，下院各處都有閉路電視，報告院內討論情形，如遇要案，儘可趕回出席。如果有特殊重要案件需要全體議會出席時，那末下院當擠滿了人，正如邱吉爾說：「有一種滿院與迫切的氣氛。」我們那天旁聽時，議長坐在中間高座上，右首政府席與左首反對黨席，都是小貓三隻五隻，雙方照樣唇槍舌劍，毫不放鬆。但總覺得有些鬆懈懶散，但也看到一次表決。通常議案處理表決的程序如次：如遇有不同意見之問題，首先由

一方面議長提出。議長把提出的問題複述一遍，如果對方仍表示不同意見，那末，議長即指派四個計票員，執政黨反對黨各二人，投贊成票的須赴南首走廊（旁聽席下面），投反對票的須赴北首走廊（議長席後面），八分鐘後宣佈開門，那時走廊外不能再進入，只有在走廊內的可以投票。經計票後，四個計票員齊步進入會場，計票利票的在右面，到達議長席前適當位置一起停步。計票利票的計票員先鞠躬，上前一步，再鞠躬，然後高聲宣讀票數後，將計票紙交給對方的職員。職員送交議長，議長將票數重新宣讀一次，宣布贊成者（或反對者）通過。這樣，這一案就算結束，進行另一案件。我們也有幸看到一次表決。英國議會已演變了七百年的歷史，每一位議員大約由六萬五千選民用無記名投票選出來的。所有議員都受傳統與規章所約束，他們有權對任何案件提出建議、詢問、發表意見，以及表示贊成或反對。

記起兩句贈別之言

從下院出來，我們請鄧、王二君去吃中國飯，鄧君對中國餐館很熟識，點菜當然也內行。飯後冒雨請我們逛街吃咖啡，半天下來已成相見恨晚的好友。我贈送他一枝台灣出品的筆錶，更引起他的興趣，約定後天，就是我們預定離英的那一天上午，再赴國會參觀整個上下院及其豐富的圖書館與數不盡的名人畫像。因為限于時間，只能走馬看花。臨別鄧先生與我們每人擁抱，並對我說：好友握別，特贈送二字。(Shalom) (沙

龍——賜平安)，(Mariana)——此字是否有聽錯，我問了幾位牧師，皆不能回答，只有留待將來和他見面時再來印證了！

大家努力對外關係

月餘的匆促旅遊，轉瞬已倦遊歸來，拉雜記下，不覺積成篇幅，敝帚自珍，尚盼高明有以教正。

國家之可愛，惟有旅客所感覺到的為最深刻，因為任何所感受的刺激，無論其大小深淺，對我們都是挑戰，挑戰就是要求自強！我們愛國，更盼望我們國家能够自強進步，自強更自強！進

步更進步！自強無止境，進步更是每一國民的共同責任。在國內，如何使外國觀光客對我們國家有好印象，這是國內每件事、每個人的責任，販夫走卒也不例外。在國外，如何使外國人對每一中國旅客有好印象，這是每一出國旅客的責任，因為一出國，每一國民就代表國家！惟有我們能自強進步，表現我們力量的增長增高，道德的力量，物質的力量，才能引起國際友人的尊敬。環境逼迫我們已喪失了很多國際地位與友誼，我們須用力量逐一恢復過來，逆水行舟，不是一件易致的事，有待我們國家與每一國民共同來努力！念茲在茲，願共勉之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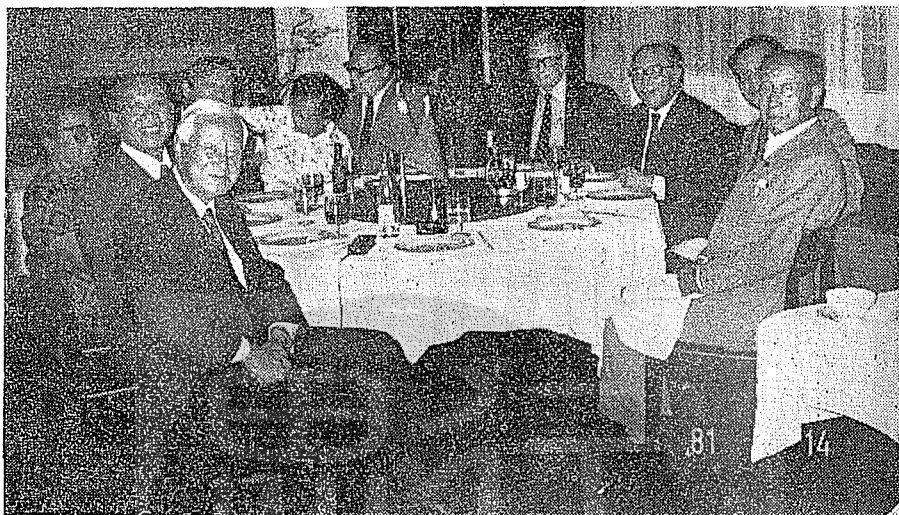
戴笠的一生

費雲文 著
全一册定價一百二十元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全書各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，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傳記，要目：①戴笠其人其事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

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⑤戴笠與雷鳴遠⑥戴笠與現代警察⑦戴笠與鄭介民⑧戴笠鋤奸記⑨戴笠與毛人鳳⑩戴笠生平事跡簡表
附戴笠手蹟及珍貴圖照數十張，叁百三十餘頁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穿線平裝訂價一百二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(頁〇九第見文)圖插「感新遊舊歐亞」慶嵩吳



軍將慶嵩吳者作為左，長會心中仙逸孫為者坐中，會餐誼聯會協好友瑞中。
。軍將熙董為右，



團表代我為起右排前，Oddi教主機樞為者坐中排前：禮典立成會協好友中意。
。軍將慶嵩吳、軍將熙董，生先魏